

漕

河

圖

志

碑記

新編碑

楊士奇

南去通濟二百里楊村之北河委決河仰受白河湯
河潞河諸水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凡齊魯汴蜀相
漢江唐泗之賦運之入海外朝覲貢獻之上于北
京者皆道此以達所藉之重也其水之失性也自洪武
之季至今四五十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復決智單力
疲公私患之

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可之三年
春復決

上曰治事必循古法得人斯得理失厥責慎簡途以命太

命行運奉來當其功漢之今述之抑使舒展勢不
建故决宜取經道也使其順下臣統河西務徑行
里議可整新用勞正千人一月無幾可通矣遂以
上曰理貴變通今以命符之命武進伯朱冕發卒保工
部尚書吳中發民如新計之數詎日與役以生重之
周行撫勞厚其原意其作息克絕斯勞人勸勉于
度有方如期竣事遂其懷道河之下趣坦馬安行
河築防既崇且厚伏在以行之植樹以固之華險為
佳來愉懌事聞

河既又奏建祠祀河神以道士主之士奇嘗經
得入建功之有時

少保吳公間爲記是受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師始先
重也斯時之重也亦師然其難而今作之爲
何也非奉

命之重也則心之誠與公者有異乎誠則志堅而慮精必
則民信而功遠天下未嘗有難爲之事賴所任者之誠
耳

皇上之聖明之知之明任之學此功之所由成也自古
者明主所以克興事功未有不由斯道謹因紀是役殊
雅木作詩以頌

聖天子仁明之功詩曰

水之爲性順下爲其治道自然斯道其理都成之兩河
決自昔者禹是爲之也

帝聖明慎簡用人頗謂臣安汝往祇命安拜稽首夙夜惟
敬秉誠致慮惟慮用下厥績之成行者汴舞滔滔安流
有厚厥防簡任得良惟

帝聖明

帝仁如天覆被率土誕用材賢弘靖四海

勅建弘仁橋碑

李賢

都城之南一水橫流於其方其源山究而坤而離四象
沮洳會而為河其流乃六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
四十里北流於海其流之入自南而來在東西二途
此決也其流之入自北而來在東西二途也
其流之入自東而來在東西二途也
其流之入自西而來在東西二途也
其流之入自南而來在東西二途也
其流之入自北而來在東西二途也
其流之入自東而來在東西二途也
其流之入自西而來在東西二途也
其流之入自南而來在東西二途也
其流之入自北而來在東西二途也

漲即有幾何... 人之病涉莫此為甚天...
未春

皇上聞之... 橋凡百所... 以白金... 敬欣... 不督而焦... 攔於兩傍... 以防衝突... 日訖功於十一月初一日... 順臣... 之日

上賜名曰弘仁橋乃命臣贊為撰碑記用示永久臣聞古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紀
綱法度細大具舉而於橋梁道路未嘗不留意焉觀夏
桀於開除道成梁月令所謂開通道路可見矣是以利
澤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無有不足其分者秦惟

皇上復位以來夙夜孜孜躬理政務惟恐一民不得其所
出一令也必順於人心行一事也必合於天理真無異
於古先聖王之用心矣今以津之濟間之惻然是即不
忍人之心也為建石橋以便往來是即不忍人之政也
名之曰弘仁蓋弘者廓而大之也仁則不忍人之心之
政也是橋之建信乎能弘其仁矣然歷年之惠由此而
相傳

則由此而基一又非此世之幸也哉嗚乎一橋

之利尚不遺焉况其大此萬萬者乎固是以知

皇上擴充仁道被於四海而利澤及人之廣信如天地之於萬物矣故宜大書而特書也既為之記復系以詩曰大哉元后作民父母民之休戚同其安否所以先王發政施仁憂勤惕息罔或懈弛惟我

皇情施濟泉視正如其德之細小紀乃舉乃張亦或遺者於心則在事於民亦在事於民涉淵然與懷務遂所懼不惜內請為建元之役之費民無秋毫易危而安利澤惟文信萬斯年遐跡不朽由小知大如地如天帝王盛德哉

皇無前詞臣就章紀述後世以勸諸聖歌水昭無欺

勅定水通

李時勉

通州在京城之東潞河之上凡四方萬國貢賦白水道以達京師者必萃於此實國家之要衝也由州城西行八里許有河蓋京都泉水之會流而下者河雖不廣而水潦沮洳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溢嘗架木為橋或比舟為梁以通道往來數易而速壞輿馬多致覆溺而運輸者尤為艱阻勞費煩擾不勝其患內官監太監臣李德等以其事

聞上欲於其地建石橋乃命司禮監太監臣王振往經府之命總督漕運都督臣武興發漕卒都指揮僉事臣時信領之工部尚書臣王倫等會計經費侍郎臣王永提督之又命內官監太監臣阮安總理之安謂衆曰

軍國所資而此橋乃陸運之通衢非細故也
心以成盛美衆咸曰然於是庀群材輯衆工詠吉興役
萬夫齊奮並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緒橋東西五
十尺為水道三圈與平底石皆交互通貫銅以鐵分水
石護鐵柱當其衝橋南北二百尺旁皆以石為欄干作
二牌樓題曰永通橋蓋上所賜名也又立廟祀河神而
以玄帝鎮之堅壯完固宏偉盛麗經始於正統十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告成於十一月十有九日阮公與侍郎
公東請余記昔文王作臺於苑囿固無預於民事而民
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詩人又被之歌詠傳誦無窮今
皇上命建此橋實所以惠利于人而人心踴躍權所以越
其事者誠無異乎文王之時亦何其盛哉是故不可無

所紀述以傳示後世因三公之請特為之文而文於
以詩曰惟

皇仁聖統御寰宇萬方畢佐罔有違拒粵惟漕運軍國所
資道江歷淮其來如歸沿河湯湯漕舟所聚陸運京師
有河伊阻

帝曰汝振其往視之惟橋惟梁惟宜之乃命永紅汝督工
匠勿亟勿徐德綬是尚曰內臣安汝其總之經營規畫
惟汝是司安拜稽首敢不盡心圖為堅久以副德音磬
工百役莫不踴躍攻金攻石並手偕作為橋南北惟水
西東不日而成敷奏厥厥功商旅使客車與步騎昔勞跋
步今履平易岸有豐草水有遊魚昔為崑險今為坦途
運輸之來

推頌歷四方無虞萬國咸寧惟此成功

德之致勸之此碑以告水世

改脩慶豐石牌記

宋燾

碑於字為開城門具或曰以板有所蔽近代水監官厨
之以時蓄世因水行舟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二年
前賜文節大學士知太夫院領都水監寺臣郭守敬圖水
利奏昌平之白浮村置神山泉蓋西山水合馬眼泉諸
水為渠曰通惠河貫京城迤運出南水門過通州抵高
麗莊之牌為里二百裡地形創為牌附岸築及旅皆用
木凡二十四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平定西六四并諸牌
寢腐宰相請以石易為萬世利且請先作則後先作則
工不迫工不迫則周且因仁廟勅准有司以次第舉由

是至順元年始及慶豐遂復都水小監主溫臣率其屬
分督程作董役士卒暨土木金石之工無有五百五千
輸木萬章鐵以鈞計凡八百有奇石材三千二百錠
灰藥他物每筭築其縱長百二十尺三分長之二為衛
廣高二丈間容二丈二尺經始於是年三月之望
六月十五日告成經規中變完好緻密公私善之明年春
監丞阿禮張宗類述是役之為日又近肺之喬卑長騰
幾何靡費物如千劍始改作之緒及工之勳成功之則
之美求職以文予復之曰此世祖開物成務群舊事
也仁廟克成先烈精注勞遠功不百倍不改作也臣下
莫不奉行惟謹此事理之善者也記是誠宜然予疑是
神之始命名焉爰與同述之然異豐款或示機密心於

世惜莫可得不知何也片非事游觀蓋經營國計民
商仰以給者猶必待豐而後作矧他役乎况民作於豐
年則後不敢妄興民不敢苟勞財不敢徒費雖至歲
因其後併原其名是為說

中書右丞相領治鄱水監政續碑

歐陽玄

中書右丞相定柱公自居平章首册既而陞左相又陞
右相被命領鄱水監事至正癸巳之正月迄今數年之
中濬池舊規抑塞新弊水虞大備鄱水監長城黃佐一
日具其實蹟謝十翰林歐陽玄文其志平石以貽永久
玄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綜萬幾朝野政治何
莫非相業所經綸也曩獨於水政而有紀述乎其長城

十八年之辛卯正月朔先帝實臨其殿嘗問其故相
唐某周為創其密學長平白厚之水西流植西山之麓
會為堰等坊泉噴為七里壑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積
木潭又東並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
城東水門又略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
二百里延為通惠河置閘二十有四跨諸閘之上通京
師內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閘以制蓄泄焉以
惠往來乃樓運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有一隸
專治其事開興橋初置以木仁宗皇帝延祐中有旨
本以石次第而施之命閘戶學為石工以至攻木鑿鐵
煉藥齊習其技設械一開工與費若干有評會其凡而

籍之歲以為常約歲若干諸閘皆石一切工役
戶不擾而集國計之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
有司攬以開戶抑漕今擬以給驛置於是至元運祐以
承祖宗之良法美意以施靈壤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
還郭士英若干戶餘州縣之使較開戶者悉禁絕之他
戶有避徭役之類仍因正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
煎漕法不滯有關國計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
海也衝漳貫之漕濟西南涉瀛博之壑南至於臨清堂
邑之壩過壩而南為會通河也臨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
水入河絕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為水利博矣言
若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
則橫潰莫制守堤吏與閘戶連夜分番巡視不勝則

兵士於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攻之脩關戶之復丞相有功於斯甚大可無紀述乎玄聞其言乃攷古而徵今其在唐虞為漢虞在成周為川衡初西漢太常大司農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丞武帝置水衡都尉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謁百晉改都水又置前後左右中五水衡以五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為大舟始宇文周置都水中大隋置都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治葦不一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趙宋為都水監置判監同判及丞玉薄等員大抵掌河津津梁梁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將役之舟航司其征

三國志卷之六帝諸御各打水新蓋征計八各承家所

河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利天下而秋毫
不徇其資視古之都亦有不同年而語者矣且歷代
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阻關陝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
少其後有都洛陽太梁亦不過漕路入汴淪汝蔡入淮
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西登于河南盡于江此至大漠水
涓滴以上皆為我國家用東南之粟歲漕數百萬石由
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東南貢賦凡百上供之物歲
億萬計絕江淮河而至道會通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
民生日用之所須不可悉數二河汴沿南北物貨或以
或出徧天下者猶不在是數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
繞出南詔之後歷交趾閩粵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
過暹求日本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

海而至或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關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益皆嘗司之然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意也歟玄職在太史紀載為宜右水相康里氏定住其名乃祖乃父三世宿位遼事列聖篤於忠貞數從王師戰金八隣多積功伐不支俘獲不希寵榮有陰德餘慶施於後人丞相鍾之揚歷臺閣三十餘年清慎如一熟知國家典章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次大政不微辭色百度自負有古大臣之風焉來求文以紀其蹟者都水曰望素達通既定僧少監完澤鐵睦尔太平奴薛微篤監丞綱自兩慈普化沙刺贊卜馬兒吉顏經歷山山知事

邠師道云系以詩曰

國器水官象天玄真都水有政治國大經於穆皇元
龍興朔方掣令天一並放八荒乃撥折津迺建神州
囊括萬派術從其流東濟白浮遵彼西山即是天漢
流畢昂閭西挹紫宮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
東溟天地若為我儲給我漕輓徑達家居河濟雖紅
陳若指掌我鑿二渠利蓋宮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
捐利利民治水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
戶籍允正普命關戶習煨習礪捷水膠聖各從其藝
循甲及乙諸閘備穢歲一備閘象熟平米制水有閘
通道有渠息耗存則啓閘有常夫何閘戶俾役驛廐
是求善書曰運寧之時相若入告閘戶乃復每歲鳩功

群臣來放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如
彼水在國血脉在身百體筋絡五官皆神相為股肱
水利寔與榮衛不凝股肱宣能維相者蓋勳最夫野
江洋淵停安靜整暇維相君力底柱龍門捍彼衝黃
國之樊垣有力斯定有量斯寬變調雍容歲不溢乾
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世皇滿樂
相曰完澤身先水官相波原隔洵美相若海內稱賢
罔彼若輔專美於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叙惟
作書太史太史作或載以龜趺

都水監廳事記

宋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具長頌八耳君之言曰吾職古
為澤衡元制飲二而所以列朝者昔有典事有禹有事

政而廢置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矣嘗治是村無者
百餘人其勤勞職業遂少或嘗嘗老吏日以亡濟官歲
昇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則茫然時所稱殆非所以
禁官常備遺忘也李又以紀其集折刻石歷事為方衆
益致據其事於牘以涓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
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各二員歲以官
一令史二表差二壞塞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
薛張領會通河官備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改
汴監為行監設官以內監等天曆二年罷以事歸有司
岸河邵邑守令糾衛知河防事而薛張監至今不廢此
其沿革大都河行官三員官三員官一節惠河則官二
十又八會通河則官二十又二此其備道惠金水盧溝

白溝御溝會通七河通六

惠和慶豐平津滹

周店七級阿城

州濟州趙村石

十五歸阜通

壩都城外內

若壩填淤則

時置則水至則啓閉以制其洄溢潭之水共尚食全水

入大內敵有浴者幹衣者奔土石鏡甌其中驅馬牛

飲者皆執而營之屋于岸道因以腫病牽舟者則

屋碾磁金水上游者亦撤之或言京水可渠可塘可

以奪其地或禁水墜民田壙則

會川朝宗澄清文明

之會通土壩李海

又安山開河固城交

臨陽泊金溝沽頭五

村鄭村王村深溝七

之積水潭諫焉凡河

之橋之木朽斃裂則加理

嘉惠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洎北臺燕晉朝漢水之
政皆歸之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惠河詔京師
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池為
堰二泉統出麓山後雁為七里濬東入西水門貫鎮水
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
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沁水入海凡一百里立
牒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萬費以鈔計百五十二萬
三千八百七十七百石木十六萬三千八百石工役之
數不詳由慶曆是八月經始三十年七月工畢公
欽至治二年七月石魏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二橋以
柱石和御道蓋京師橋閣皆木宰相謂不可以久嘗
奏命監漸易以石今牒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六千又

九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泊勞蓋可勝慶茲畧不書奏
定元年七月鉅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五十元
繚以赤闌風雨湍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
月去霖雨廬溝決金口勢熾王城補築隄百七十步崇
四十尺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功焉乎明典掌建事功
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置僚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
繼官是監者能倦倦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世祖
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與列聖之
文致太平更植慶立使佩印綬食俸銀廩稍秩三品及
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革與掌與屬與事功
哉未聞出意是求而紳先生記之者則數君子故事以
近文可知矣則使有與事功借其活字

不能道者我抑水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
上畿古燕趙之壤吾嘗行雖莫鎮定問求所謂督亢陂
者則固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沒不可迹潞陽燕邵之
陂陵諸塘則又併其名未聞今際之士有能以興廢補
弊者區區惜之或又謂鄉之沽又曰丁可脛以稻亦米
有事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若是是殆濟矣故以是卒
記之監者澤側鈍西皆水聽事三楹曰善利堂東西坐
以樓更堂右少退曰雙清亭則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為
大沼漸潭水以入植芙蓉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朗無
文書可治罷食啓牕樓臺蛇虺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
空青環潭民居佛屋龍祠金碧點點壘橫直如繪畫而官
垣之內廣寒儀天瀛州諸殿皆皆巋然特勝仰是又它府

孟浩撰還海報王公董古魯公去思之碑

柳貫

後至元庚辰冬海運之民倪寶等介其府令史王元珪以書奉言曰維海漕因用重寄也在世祖皇帝既混一區夏爰始取道遼海運禾南土給餉京師內置漕運使司暨萬戶府于京畿外立都漕運萬戶府于兵會募民籍名數具舟航以任其事凡運米以石計歲三百五十萬有奇每春若夏再運萬戶分命僚屬兵會大倉帆恃風徑絕洋海遠道星水以抵直沽漕運萬戶之在內者亦部署其官數徙翼州航交吳所運達之京倉當其歸納授受之際或失其當於漕糧矣折關則海運之

一 漢制... 破... 以... 子... 其... 有... 不... 能... 者... 故... 朝... 此... 漢...
官... 接... 臨... 監... 護... 官... 曰... 按... 押... 監... 其... 體... 以... 辨... 其... 有... 權... 其... 授... 受...
... 其... 平... 以... 去... 其... 甚... 皆... 所... 以... 恤... 臣... 以... 此... 後... 至... 元... 再... 元... 之... 六...
... 年... 漢... 戶... 何... 且... 中... 官... 徵... 春... 運... 抵... 自... 治... 兵... 部... 中... 漢... 至...
... 公... 仲... 於... 乃... 錫... 橫... 梁... 員... 外... 出... 董... 古... 魯... 公... 元... 善... 又... 奉... 命... 朝... 拜...
... 主... 恭... 運... 事... 米... 凡... 至... 者... 百... 七... 十... 萬... 石... 有... 可... 舉... 元... 所... 造... 樣... 以...
... 比... 勘... 其... 色... 澤... 有... 弗... 同... 者... 亦... 受... 于... 公... 二... 公... 曰... 郡... 所... 造... 米...
... 為... 樣... 益... 二... 三... 合... 耳... 使... 者... 晝... 夜... 馳... 驅... 數... 千... 里... 抵... 京... 師... 風... 日...
... 振... 薄... 無... 所... 遮... 蔽... 故... 麻... 致... 明... 粟... 若... 是... 分... 運... 之... 法... 六... 千... 石... 載...
... 一... 舟... 氣... 全... 壞... 沈... 煮... 釜... 居... 者... 色... 亦... 何... 能... 相... 同... 凡... 以... 珠... 沉... 石...
... 懼... 其... 雜... 糲... 反... 若... 糠... 且... 故... 既... 無... 走... 也... 色... 雖... 不... 同... 苟... 能... 然... 而...
... 以... 充... 吾... 飢... 受... 之... 痛... 何... 傷... 以... 此... 自... 以... 米... 糲... 熟... 非... 受... 公... 欺...

梁曰嗚呼儲峙者尚爾况萬斛之舟之所積乎且民指
輿涉萬里不烈之糶出入蛟螭瓜牙間幸至此汝弗與
將安往歸之邪復又逗漫環餐食侵牟民益困事愈不
益若何有引通不敢有所言於是事得共平而吾民之
職是役者免矣先是接運中廉毀於延燎有司儼民居
之宏賦者以歸于公於是其費無從出迺辭焉即臨清
高方府廳事以居時公曰是雖隘然庶無僦屋
費以厲民也或謂漕運則手編第自蔽慶之恭然無
一立之也強之直沽素無之延海甯之貨發東陽之名酒
而于利於博食市以進公獨受曰石唯醴其直寧能無
一立之也強之直沽素無之延海甯之貨發東陽之名酒
而于利於博食市以進公獨受曰石唯醴其直寧能無

取息逸下車以五月三日甫再越月集事七月四日
歸報於朝蓋二公敷歷臺省聲聞素著公明正大簡重
平允而幕府令史李公亮曹寧祖亦自風憲辟置操從
雅潔同心協贊故能成其美政而民被其澤是故我民
惠之去之愈遠且久而不能忘願有以識之也冀辭不
獲命謹述其辭以識如石鳴呼海濤誠國用立奇也然
海濤之廣民生之衆政務之繁且有過於此者二公由
是推柄用左右宣力推是道也以往河迥非善政矣
國之建官位事登賢庸能以登百工熙庶績者咸若是
則民之所幸望者又豈腆腆式善儕小民乎舉小
而明大概近而知遠矣其有所識也宜其巡紫之以

詩曰

州海其賦實維利涉波龍海也凍舟楫况此重任
國用是實出納失均吾曷以支明明天子維賢是使
主張綱維我公度止公既莅政無煩無苛恒為忠誠
於心實多其準其繩其權而衡折以群言謹嚴度程
有稽有倉歸于上京惟清以寧式和且平民忘其勞
政有其成維公其賢天子聖明天子萬壽賢良登崇
惠我無疆政化日隆宜惟是式萬方攸同海隅蒼生
沐浴膏澤載謠載歌謹識為結勒諸金石永其無斁

直沽接運官德政碑記 貢師道

夫易知人所以明幽微之理然理非自悟然則
是設象以明理其為象犬之而為天地之覆蔽明之而

草木之動植擊因其象之昭昭者以明乎理之所以
其象天下之至險其為理不難知其為物不難見
則莫過於涉川凡川水以為天下之至險何况於海合
天下名川三百支川三千未有不歸於海者故海為百
川主夫涉其支流聖人於易已設戒而謂之險難矣則
其視鯨波萬里如坦塗溟渤九淵如郵傳囊括東南之
和米舉而輸之海六七千里之間轉漕流通儲峙不缺
抑亦何以而能若是也此蓋世祖皇帝宏開深遠之
規模列聖繼述相承之制度國家無窮之端休妻并世
之人小智狹識所能究哉惟世祖皇帝定都于
燕冀四方萬國之衆合而食十燕使由江河
轉運以餽錫于燕燕豈不重而重也六合為一家

視四海猶一衣帶水故欲運天下之至神越天下之至
險舉無遺策以建丕基於無窮於是以中吳水所聚也
糴米出焉故即中吳以建漕府漕府官貴重皆佩玉旂
黃金虎符鑄銀作印葦然猶以為未也當歲春夏運復
於江浙行省奏選宰臣董錢吳十閩東南郡國糧之給
京師者萬艘如雲畢集海濱之劉家港於是省臣曹臣
悉齋戒消潔以卜吉于天妃寔慈宮卜既協吉乃命漕
臣持章以符俾率其屬縱金鼓以統漕民建齋置牙無
敢後先尊師枕工露趾文身畫布帕首其散布于各艘
者每舟不下數十百人變語夾歌擁心齊而調馴懾伏
則心本之以恩齊之以法龍騰萬斛槎巍如山纒遠而
雷震一葉自應大長八寸也古者資土諒及此受變作

定之時乃密初之良謂天下之至險頗不信或
以其事之重且難舉莫大於此也故於每歲春夏運糧
舟將抵直沽口即分都漕運官出接運矣中書省復遣
才幹重臣從至海滸一一交卸石以萬計可謂夥矣萬
計猶驟然其累至百萬百萬猶不足其多至數百萬出
數百萬而較計至於今勾欄總商不得購鹽不得溢矣
差毫毛即墮吏議何外吏部之官不以理先歸鹽之
職不以涉司農自是然矣故後運官皆以生員是官
矧或徒名以較實焉外以儆不長務名之何殊不知斯
稻之載海舟漕運上不能以計其少安於其初故或
求與揀遠而愈甚矣夫心不齊而欲其稍久漕
民焦然蓋顧慮於漕無幾而計其方已於是漕

民有或剝舟而歸去有或借貸狼狽而歸者故以
數年之間漕運之資傾疲而國家之糧餉非可暫息惟
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是年夏接運官奉政大夫中書戶
部員外郎太平禹卿奉政大夫宣政院參議石郁文肅
監察御史史筠公質都漕運使臨清運糧萬戶等官一
皆能以絜矩存心寬簡布政不眩明以凌物不任智以
馭人其一時從事之賢皆然然其最異其上之人矜哀海道
之艱危糧儲之不易蓋所謂表之直者影無不正源之
深者派無不清要皆自然之理也是年却運官嘉議大
夫海道運糧副萬戶信安文鄭用和彥禮能以誠懇孚
於神人神聽不違故海弭颶風秘怪淵水枯伏不涸除
之害也

環激如萬馬奔突長驅而前南皮清池之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十餘里猶而澤圃而瀉龍陞而竭產焉揚固而魚生馬湯析離居之民相與言曰滄州古雄藩其濠深廣又距海孔通水行故此第有完府小左衛曲防之阻無田徑庭素定開鄉民以救難抗賊陳情奉旨開掘以便民又為大架以泄水莫不舉手加額以承無疆之休然有方俞北拔曹繁有徒乘時射利遂以復塞今則牢不可破有能賈勇以恒悉徒當負鉞從之水入濠注海則還我壤地而修我墻堊矣脫因不花者故參政莊武公之孫今江西憲副景仁公之子也以國學上舍生取置宣文閣其人知學知義又一鄉之望即以為已任而不辭聞者泣其謀終之如雲各執其物立于兩楹

破其築若摧枯拉朽去其壅如决癰潰沈義民所趨水亦隨赴始也軍先率其徒數百人盛氣以待我衆直而
去彼自度非敵逡巡而去夫水之為用也久矣備禦
之道存乎其人使南皮清地之民奮於戰功而察不為
灾者義之方也其人又相與言曰河決可塞而來者未
可卜也曲防可潰而人力其可傷也事可以稽舊典而
義可以激流俗也丐文刻石以誌後來因斯民百世之
福也

南皮縣濬川記

水之法禹貢一書尚矣迨及成周惟以溝洫備旱潦
而不知開河渠之利其濬水利之與良由於此焉

於是乎設歲以御河漕民間之粟供京畿至信陵計
利懋哉今之御河源通漳水東流經景陵滹等州
地而入于海南皮即滄之屬也其景之吳橋東光接
滹河水至是勢益大夏秋霖雨則水溢其害愈劇不
決於陵則決於景而無歲無之景之去四十五里有
卽兒口遇河水泛漲實受所衝故其下流于海塞則
大沒民田口之北流皆長蓋萬石而水定初彼
款專其利以力募之適遠邑民流去獨之患前于邑政者
上陳利害奉都省移撥部屬遂命鹽州使彼此各安其
業典冊具載昭然可考迨至元五年經沙十有六載未
嘗有易是歲季夏河水決陵之界直趨河口職屯田者
以謂歲月遠而無稽縣邑不能察海流之恃懷來王公

君美適尹是邑極言其弊奉省檄體前議以行民始不
被其害公既解篆繼任是邑者有若監縣楚迪美實公
縣尹馬公克昭主簿宋公伯威縣尉詣理亞思典史張
仕廉臨政之暇輿念及此歎曰河口水之所經或塞或
決終無一定之規簿書僅存恐不可以恃異日復為民
害何若勒之貞珉以示無窮使後歎壅水害民者凜然
知畏不亦善乎仍各捐俸金為之助既而耆老劉榮祖
里正黃進道社長李澤首倡紳耆樂輸錢穀若干繕募
工伐石謀津於河垠之上屬予為文以紀之予謂水利
之在天下是猶人之血氣道貫於身無一息之停否則
受害四體非復吾有水亦不可以一日壅閉洪範云水
曰潤下孟子亦曰水無有不下是欲順而導之行其所

無事自生罪人以隣國為警者相制者防在無由防之
禁執謂常當天淵際之世冥容若是耶嗚呼前之除
民害者蹟固長於一時今則愈久而事愈著又將與利
除害於無窮際則愈久而功愈先於前人是夫豈小節
而已乎忠國憂民者固士君子喜聞而樂道姑撫開文
之本末以為之記云

南唐書卷五十四

李謙

至元二十一年閏三月己中書省奏禮部言衛輝路共
成縣北五里許百門山有泉出其下御水從源實本
世而故有廟崇早祈禱其祠隨應前代嘗封王爵詔曰
成惠遠及聖朝求蒙加贈殆未盡感仗無文之義集
於禮官議咸謂加封洪濟威惠王於典禮為宜制可

十一年衛輝路總管府判官兼司稻田井德常上言濟
濟威惠王廟歲久傾圮寔至不支宜命有司更葺會其
年四月乙未詔名山大川載在祀典者所在長吏擇日
致祭廟宇損壞者官為脩理其十一月工部符奉堂帖
報下趣如乙未詔乃檄知州同仁等督其後監路塔失
帖未見總綱紀之按功在德微巨者借器乾用畢
會祠下首葺前後殿次德祠廟庶神門
寔峙二亭一以注香一以德祠廟庶神門
五十有奇旣完損缺者德祠廟庶神門
神像塗毀德祠廟庶神門其德祠廟庶神門
屬咸一新文經德祠廟庶神門元之九月落成於明三
月德祠廟庶神門自井德常德祠廟庶神門

發民趨功相與贊贊則豈州王石帶馬台州
至者劉廌判官朱仕榮光目紀好誦韓後凱皆興有
馬府判并德常知州司仁以志歲月為請竊惟山川之
祀見于書曰望秩禮有天下者祭百神凡山林川谷能
出雲為風雨見惟物皆曰神其祭之之制則五岳視二
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咸凡四祭以理沉順其性
百門水於衛為巨浸一出齋淪數百畝畝而澮之灌漑
不啻千頃地數杭餘收入歲鍾江南奉下時輸貢之外
諸郡國醪醴棗食皆於是取足其下流合諸水疏為大
川延亘千有餘里歷郡國數十所在倉庾節級轉運畢
達京師與夫清滄醜醜不煩釐致漕給梁穀其為利不
既博矣乎當夫常暘為苗雨澤愆爽誠德感召其應如

聖皇則國東德載之利生民龍洪之澤正之所以陰
道厥功後哉無德不報尊其明靈加號飾祠宜矣敬
述寵章奉宣神德其辭曰

百門之山泉出其趾澤決一方利通千里其澤維何
嘉蔬茂止豐年高康萬億及務其利維何京國之紀
方之舟之衍我儲侍昭昭神功耿耿神祉嘉號永輝
曷章德美對揚徽命作新廟祀何福不降何灾不弭
祐我邦家阜我生靈千秋萬古傳休無已大德三年
七月望日立

李應通刊石碑記

教士周

御阿者古永濟渠也按之滄州場市天業四年春正月
不阿元諸軍百餘萬

濟郡七年春二月帝御龍舟海河入水濟渠夏四月
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擊高麗後逃幸往來多由
此今名御河蓋更之也爰及遼金皆都於燕國朝開
以來以燕為大都歷代因之以為江河南北血脉通
要路轉漕之功高賈之利不為不多矣自江南平定
一區宇又開會通河至臨清北橫截而出於此彼南方
諸國貢賦敷道錢糧殊無壅滯悉達于京師其利
顯河上下津渡之處多有乎應通利王之祠土人祀之
甚嚴神靈應之亦速館陶縣西約二里許故隄上舊
其所從來遠矣經兵火焚蕩俱盡惟餘瓦礫而已照馬
大將軍上都等路管軍萬戶鎮守杭州段伯魯之父乃
故行軍千戶濮州太守也侯諱遷於庚子年間適為部

陶縣令以兄宣差獲府公之命為其故址勒正正熙
州等處管匠官杜海資督斯像知倡率新舊官更子翰
已財命工塑像廟貌粗備至云巴已謝海增修殿三
間是年魏進又脩神門一座至元二十年可各別以鄭
鄉及鄉社諸公管勾李清等以正殿毀壞重加脩飾仍
擬繪塑像煥然為之一新大德三年五月管勾鄭溫黃
撰社溫起蓋而無七年馬讓完元楊莊等以置庖廚八
年馬讓及衆力重修神門凡廟中所須之物至是皆完
矣於是劉祚者即經歷劉秉鈞之姪也幼習文業長
可者以信實起家無子讀熟好善樂施亦善守錢虜
既完但竭己之資不假人之力命工伐石欲
命其十郎與甯生步思恭借來村宗廟於

教諭社承祖之狀具載實錄

祖考即前督後者海之嫡孫也僕方承五教授東昌聞

說浙美嘆曰水利大事也敬神大節也有國家者不可

須臾而忘也况諸侯於境內山川歲時致祭凡有旱

則禱之御河在衛國最近不惟人得其利又常嚴設隄

防一有不容害亦隨之暗中必有神為之主豈可不敬

也哉故旣侯為守土之官知所先務首加意焉上之化

下如風之偃草至今鄉中豪右勤勤於斯脩飾潤色至

於大備而後已豈不有所以哉雖然敬公勤力于前三

今六十餘年矣蓋大小事功成敗興廢皆有定之數

其間亦在人為勤惰有以致之也若無跡可見後人難

知之者劉祚乃能於功成之後作此一舉使竭力用心

八姓名著之金石垂之後世俾為官民者則而傲之
豈不偉哉僕鄉里晚進雖空疎不才義之所在故樂為
書之銘曰

神水湯湯源源流長達于滄海灌以衡漳自會通合
南接荆揚轉漕便國貿易通商所上河神乎應通利
虞虞有祠享祀百世銘陶廟基兵塵瓦礫段侯創功
杜君協力廟貌既壯神像斯工鄭魏黃李杜馬揚官
相繼大備鄉杜所同劉祚立石傳之無窮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 揚之郁

聖神文武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
外國不拱北臣頓奔走率職仗合心分流以達東阿乃
置之四郡使司控引江淮以保德京師自京

阿... 陸... 御河... 徒...

千二百七十六... 御河... 徒...

平下遇... 御河... 徒...

獻相... 御河... 徒...

日父... 御河... 徒...

政百... 御河... 徒...

尹... 御河... 徒...

運利... 御河... 徒...

為... 御河... 徒...

循行... 御河... 徒...

狀... 御河... 徒...

進上... 御河... 徒...

以給備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遞斷帶
官忙達兒禮部尚書張禮孫兵部郎中李慶異洎之貞
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舉起涇城安山之
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濟達御河其長
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濬
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趣之滄滄涇涇傾注順適如
直大勢如復故道舟楫連楫而下仍起堰閘以節蓄洩
完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
八濱渠之民老幼携扶縱觀徧翔不遠接堵之安喜見
泛舟之役於是涇城聊城兩縣耆壽各詣所治致辭頌
德生長明時獲賜美政納大臣經河之謨與官民熙

予時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間上詔翰林院其為通河
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百拜稽首而屬辭曰
謹書以食貨為八政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此
古今不易之理而京師所係為最重故大舜命禹既平
水土定九州之首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鄴功冠三代
以萬世法自茲以降漢用鄆當時之言引滹至河以利
西都唐用劉晏之策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而京師有四
方焉濠兆姓雲集六師所依以疆百司所資以辦不豐
儲積政將奚先我國家新天運于析木之津也為億年
無疆之業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
計舟車致遠功利總絕所宜講而行之雖費而不可省
勞而不可已者今則費取於官利及生民後不逾時功

世加... 隨時... 意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因竊迹與地圖若近代遠氏
金縢氏皆嘗之國當時經度曾不是思豈不以興王之
功非僻臣者所能與而前弗遠乃所以啓肇建也歟先
儒有言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衰欽惟皇上
開物成務遍舜禹而軌漢唐歷區近代之君固無以議
為也臣備屬北門職在記事之成不敢以固陋辭仰奉
明詔以識歲月且推衍輿誦昧胃論著至若坤功聖德
之盛帝惠澤以浸入荒食始資生上下與天地同流蓋
非秦河渠濟泗者所能勞髡也九月 日臣文郁謹

七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
二丈許北次白河堤六月又北決宿堤並河郡邑濟寧
單州廣城碭山各一鄉魚鱉滿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
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
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停北侵安山滯入會通運河
延袤濟南河間呼壞兩漕司塩場妨園計其重者臣以
聞朝廷患之遣使體察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
冬脫脫既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
于帝請躬任其事帝為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
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
東道奉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脩捍成策
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賊狀為圖以二策

進獻一議脩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疎塞並
舉抗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
對脫稅寢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
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
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冰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
人廬州等處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
軍民咸稟節使宜與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既
竣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
諸將皆成河防之功故道東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
曹江等祭河伯魯等巡河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
大夫其直力謀臣遠賞有差歸水相脫稅世襲奉制
一二二

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
潛血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業者無所
考則乃徒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更續作至正河防
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
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
河之淤因而深之為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
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
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地者生於高
瀦生於卑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雖受水亦
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狹
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隘突則以減其怒

沿隄一也有狃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
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沿埽一也有岸埽水埽
有龍尾攔頭馬頭埽埽其為埽臺及推卷寧制纏掛之
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杖用絙之方塞河一
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
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
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隈也此外不能悉考因其
功用之次序而記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
長二百八十四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
十二里繼自黃河至白茅開生地十里口初收廣
百八十里深二

勢之低昂相準折而承勻停也南自茅至劉莊村接入
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至黃
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
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
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有
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
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
身至張營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
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
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營店至楊
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十六步
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略隄三重并

補築四里咸水河兩岸諸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初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對置椿樑以爲牛草葦雜稍相蒸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壘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二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樑開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上牛草葦稍土相蒸脩築底廣三十步脩高一丈其岸上土工脩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

心築舊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

補築四里咸水河兩岸

全河水中及岸上脩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脩
大隄刺水者二長有十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
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柳築岸上土隄西北
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頭廣
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
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頭板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
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
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格實以小石每埽不等
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統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
三十步又以埽埽素細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
銜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築大緯長三百尺者為管心

索就繫繩懸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句
布學鋪於繩腰索之上覆而細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
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跪於裏聚聲力舉
用小大推搽推卷成掃馬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
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
操管心索順掃莖立踏或掛之臺中鐵指大槓之上以
漸進之下水掃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柴中以散草厚
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掃稍土多寡厚薄
先後隨宜脩疊為掃其務使牽制上下鎮密堅壯互為
行角坤不而掘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拖前
法亦掃以成先下之掃量水淺深制掃厚薄疊之多在
一掃一掃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人圍一丈

石土牛... 竹縱其兩旁並埽塞下大
輪就以竹結上大... 繫於橋上東西兩埽及其
竹絲之上以草土... 為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
下埽即以竹索或... 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
而其餘... 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竹心索如前
埽掛時以竹心長... 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錐或
... 而繫之通管... 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
... 成隄又以龍尾... 密掛於隄大橋分析水勢其
... 長二百七十步... 廣四十二步中... 五十五步南廣
... 四十二步自顛至... 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
... 不等長十有九里... 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
... 四十一步築岸... 上隄西北起東南至河

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初岸土隄東北起漸白芒
故隄西南至舊河口亦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
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
河流先所脩北岸西由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
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大
餘蓋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
剛出北行洄激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獲恐水激湧
入故河因緣故河前功遂斷魯乃稍思障水入故河之
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計入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
大桅或長楫用大麻索竹繩絞而後為方舟又用大麻
索竹繩用船身纏繞上下令船不致散乃以鐵篙於二
流碇之水中又以竹繩絕其流

上每緮或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裹鋪散草
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
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尾皆
以索繼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各
曰木簾桅復以木措拉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
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
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迫決河水怒溢故河水
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
草土等物隨宜填架以繼之石船下詰實地出水基站
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更定尋用前法元餘船
以先後功昏耽百刻復夫分番其勞無少間斷船隄之

三道並築石並築竹絲鐵石並築竹絲鐵石並築竹絲鐵石

及絡一如脩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較丈用物
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
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埭約
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脩至河口一二十步用
功尤艱海龍口喧聲洶洶勢撼埭基陷裂欲傾俄旋故
所觀者腹弁衆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會神色
不動機解提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勵
期至夏終遂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六
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於欄頭埭各一堤多石
或三或四前埭出水管心大甯緊前埭後欄頭埭之
後後埭管心亦甯亦緊小埭碼頭前欄頭埭之前後先
摩以固其基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埭之間鑿以小石白

開土牛相埤厚薄多寡相埤措置濬隄之後自南岸復
脩一隄抵已閉之壩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
用是家場園之具曰轆軸者穴石支木如比櫛並前埤
之旁每一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
寸餘株實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壩使夏秋潦水
冬春凌薄不得歸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
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傾空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
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順至水面高丈有
五尺水回至澤腹高五丈五寸之道高七丈仍治南岸護
隄埤一道迤長百三十步順至澤腹高七丈仍治南岸護
九十五步脩築之岸隄埤高六丈通長二百五十四
步七十一步曰築河口之次疏濬築舊隄長二十五里

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齊
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瑞山縣地倍舊隄長八
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兒口合五州塔二百餘里
脩築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齊計三里二百五十
六步亦思刺店樓永月隄高廣不齊長六里三十步
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餘柳雜用六十六萬六
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十六萬葉務葉葉雜草以來計者
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葉十
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十餘繩索小大不齊五萬七千所
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楸一百三十有四
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繩石三千塊鐵釘四十二
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小釘亦不計

採木麥措扶楸鐵火鐵吊技麻搭史鈎汲水貯水等具
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賦稅祭祀賑恤
置馬來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搭等工鐵石竹木繩索
等匠備賞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井應用雜物等價通計
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錢有奇嘗嘗有
言木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
為難史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
之效草雖至柔能押水亦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
破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習知河事故其
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後也胡廷不惜重費不吝
高爵為民辟害脫亂能體上意不恤焦勞不恤浮議為
國臣民魯能竭其心惠智計之巧垂不其精神膽氣之壯

不情劾奪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
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新建耐牢坡不聞記劉大所

大明受命

皇帝即位之元年詔遣大將軍信國公鄂國公總率羽林
諸衛師旅億萬戰艦百千定山東平德莫兵不血刃而
梁晉關陝大小郡邑悉皆附順分兵戍以守扼塞浹河
梁以逸潯虞舳艦千里魚貫埽聯言賊仗需有程無阻
後以賈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登府村潯梁梁進數然
舟楫通達師莊石佛諸關北沂汶濟以達燕吳西循滄
鄂以抵梁晉濟寧州城西二十里許耐牢坡口者實西
北分路之會亦有堤隄數十里以障河決於是時遂開

二年申請于山東行省准官分任其事南取北導靡所
重慶十一月省檄下妻大所相宜置閘以為歲久計
十二月朔丙寅知府余芳通判胡慶讓集議率任城簿
周允豐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其舊口則土崩流悍不
可即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行水匯可立基焉乃
伐石轉木竣工改作時冰凍曾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
於合後丁夷土是平水降入足以為基樹以棗栗密如
星布實以瓦甃迥若砥平然後鋪張木枋敷設石板爰
鑿瓦甃犬牙相入復因以灰膠關以鐵錠磨礮剗削混
然天成開山東西廣十六尺自五寸宗十尺一寸西北
上

向審縱一十五尺有奇開之南稍異如也
之洄泐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寸下背蕙正務以
斃板復於開之南北次去壘土以殺悍端且濟舟以
折入開自故啓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
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七人木
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以材計木一千二百
有三枋五十甃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斤
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木炭斤重一千五百
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千三百四十四工之食粟八石零
七升若鑿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所充二州任城滕鄆
諸縣土地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於民而民樂於趨事
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斯雖董是役

而主德周先是夕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勞不可蓋也
遂具載本末于石以垂永久焉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與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灣又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
于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真應

詔乃錫璽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咨爾有真惟河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昏
墊勞于堙禁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
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姓治欽哉臣有真
猷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歸工撫用士衆咨詢

乃因是地行自東組西諭濟水

沿衛及沁循大河道一順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
水乃上陳子天子曰一間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而已天時既一地利既締而人事於是乎盡且
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一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
所無事用此道也今一及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
出險固而之夷斥其北一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疎
水益肆而沙灣之東一謂大洪之口者通當其衝於是
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一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決隄以瀆
渠以淤勞則溢旱則涸一其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於驟而
堙焉則不可故潰者非一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
救之請先疏其水水一熱平乃治其次決止乃濬其淤因
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一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負乃經營區作治水之開疏水之渠渠起張
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丁渡楊之濠又九里而
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
至于東西影塘又十六五里而至于白嶺之灣又三里
而至于李準之涯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
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豬之潭乃踰范登漢又
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滿湖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道則害
微則利故過其過而濟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
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
而不煩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之萬九堰既設其
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
曲南鄭北之

四

出

而資灌漑者為頃百數十萬行

族既便民既安。員知事以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
而為之。以神用焉。作大堰其上。槌以水門。其下鑿以
紅霞堰之崇三十方。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
十有六丈。厚倍之。門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溝
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鑿之。鐵益合土木火金而一
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浸泗之源。而出諸山。所宿濮之流
而納諸澤。遂濟漕。燕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
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
昌之龍灣。魏濟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決之
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歸。且
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
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漕漕然卒不可

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存自同奉議疏河州縣
之民馬牧庸役而專擊河防以省軍費舒民力

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開役者四萬五千有奇
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
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錠二千
經百八金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劑倍之葉秸又倍
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筭然其用糗于官以石計僅
五萬而止焉蓋自德告祭興上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
有五日是治水土佐工部主事臣譚叅議山東布政
使司事臣雲鵬僉山東按察使司事臣蘭寧咸以為惟水
之治自古為難矧以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
所由以達使終節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澗不

治節之濬以濬不以貢而工
勞而不以既不以濬又不以貢
而勞萬乘投璧以觀神
非優者是以
無紀元於
子之致所以
非優者是以
無紀元於
子之致所以

子之至明執持
天子之至仁執持
有負天之功惟夫
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
臣有真備員翰林國
史身親承之不可以錄故自
乃拜乎

身親承之不可以錄故自
乃拜乎

天子明德錄弗行功是用成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治水功成題名記

徐有貞

有貞之治水于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承

命于景泰癸酉之冬經始于甲戌之春收功于乙亥之夏

而告成于其秋

上詔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居京營是年丙子春日貞

請

勅載至乃撫用功益為大也之懋時方曠乾災災將甚

頗以為過防及秋而大水渚至泗汶淇衛河此一時俱

溢環東夷之間若海之浸者三月建冬始平恒河南北

餘十里故建高岸之缺而不完者無慮百數十所而沙
灣之正隈大樞獨踞然而存巖然而安其旁近之城郭
田疇皆恃焉而免墊沒之患以水之來有所扞而去有
所決也於是東充之軍民耆老合辭以請今茲之水蓋
洪武以來所未嘗有而大蓋之人所未嘗有見也非隄
與堰為之保障非閘與梁為之排解吾曰吾達其地漢
矣吾望吾倪其魚鼈矣彼四方之舟楫往來而到于斯
者乃亦有曰昔也沙灣如地之獄今也沙灣如天之堂
之語而况吾斯土之軍民乎哉然而吾儕小人竊伏計
焉惟水之變不測如今茲之溢以臨灣六閘決之而猶
未遠也以故感應祠之缺隈又頌公為之棟葉焉

在之不足久也

吾軍吾民幸其有自曰惟月中既築感應祠之禁而
作偃月之堤蓋甲之堰比沙濟水門大堰差小而端
畧等復行度東昌龍濟六關之上官窳之口置關一
新渠而爲之爲馬東十戴廟之津置關一疏古河而
之大清并前六關爲八而皆注之海馬乃探禹遺之秘
本呈土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象之器建之隄表大
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爲悠久之鎮蓋盡人事符天造制
物宜辟神好其道並行也既訖工有自將歸委于朝而
從事諸賢亦合辭以請曰治水之功莫既成矣經久之
效其亦著矣惟古人作事而不成也必題其名頌以儀
之有貞乃言曰於是惟

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皆有自其何求當此且夫治水

國聖人事也。次曰賢者能之。有貞又何足以與此。雖然有真聞之士以天下為一。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矧吾徒食君之祿受君之命而幹君之事。我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重吾徒而弗克其心。烏乎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必胼手而胝足。禹徒而弗盡其力。烏乎可。夫水之大而為中國患者莫如何。自禹而下世之治河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可與者尤少。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事者而論之。如魏國之白圭漢之王延世王景元之曾魯是也。圭之治河無所改見。然觀其以國為壑則恃其失運世之治河無所循宣而然。西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而不入焉也。王延魯之治河其

文之記者亦皆其之其功無待乎行

其當世季民窮乏特而與十七萬衆之役又無備用之
二卒之為元召亂是又可以為戒者惟景之鳩流分之
顛得古法而孝明之治有惠於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終
漢世無河患方之於彼其持善乎有真雖不敏也乃所
願則上法大禹下取仲章而為之不敢不盡其心力洪
惟

聖明聽納臣言而大資汝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一
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遂題諸後
事於斯大夫士之名于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治河
之任者知所法然二堰之行也前後歷三載焉凡作止
隄一副隄二護隄四水門大堰一小堰一蓄水之堰三
截水之堰九導水之渠二分水之渠二洩水之渠五制

水之開二放水之間入若其修作功用次序本末之詳
則具載前碑茲不重出

重濬會通河記

趙元進

爰自上古聖人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以利天
下後世遵之無不得其利焉識水利者能幾人哉至元
二十六年前政開濬會通河道南自平徐中由於濟北
抵臨清遠及千里各處脩置閘壩積水行舟漕運諸貨
官站民船皆得通濟乃天下之利也北河殊無上源必
須踈滄汶水來注于泲決引泗源西逾于兗南入于濟
遂十任城合新河而流迤者經值山水泛漲上自堰城
關口下至石刺之碛莫延一十八里淤填河身反高於
水之深淺不能俟於漕運至元五年冬十月

都水監丞宋公韓伯顏不花字國英河間阜城縣人由
中書省譯掾擢陞斯職公奉命馳驛分治會通河道巡
行間睹其河水淺小公曰蓋因上源壅塞之病也遂差
壕寨深仲祥詣彼度其里步計其人工時方冰泆地凍
難便力為越明年春二月選差壕寨折衷監董本監并
汶上奉符等縣人夫七千餘名備糗糧具畚鍤挑洗各
處河身之淺公乃親督其役朝夕無怠不怨一人而事
小辦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五旬而工畢觀其穴地
流濟之水源源而來縷手會通涓涓焉浩浩焉舟車
溢之慈公又見濟州會源石閘二座中央天井廣闊
餘停泊舟航相次上下內常儲水滿溢方計故議
近年漸以淤澱澮水甚少今復拓濬已深之常激澮以

寬魏城夏四月間公又率領令史姜差巡視會源關北
元有清河舊跡河身填平水已絕流尋委據寨岳聚領
夫千名挑去泥沙衍三百餘步廣二丈五尺東連米市
西接草橋水勢分流舟航性乘無碍百姓大悅咸稱其
便吁上以彰監官使民之義下以知壞寨董二之勤實
無愧於前政濟之官僚士庶何以報公之功頌公之德
將紀其歲月勒之堅珉以示永久俾會源關提領曹郁
提領卽忠忠姜差姜信持狀請為記予應之曰可且夫
有功於世并史必載之有德於民者人心懷之公之功
德已及於民民必懷之于乃採摭其實而書之用規于
後政者不亦可乎

水漲後其流消涓幾不接會通之波歲集沙堰場水如洗
堰尋決而洗白若所在淺灘漚蕩不逝至元四年戊寅
秋七月漲潰東閘閘司併上之分監遣學憲李諫相度
截斗際雪山麓石剝餘十有八坐墜於為尤於日較工
知監力濟不易因言分監情有司實監功庶可觀監丞
馬元承德為復實協關內監實中書元泰安之奉符
東平之汶上二縣夫六十餘期滯五年春初開未遑奉
監丞宋公伯顏不花之林分治會通後先上源迺論蒙
寨官岳聚統監夫千合二縣權輿於六年仲春望日疏
閣五步上倍之深五尺谷如式公以分史周守信奏差
不花驛來益之而聚也勒致厥職監守者不迫趨事也

都首譯樣選任是職岳君字誠甫衛輝新鄉人淵儒
史尤邃於數監以是選王侯字行簡燕山人累代爲儒
系出隋文中子之後沈之本末詳見前碑論者尤謂
壅沙以致堙沈河是得其一本知其二也近年泰山
徠等處故所謂山埽雜木怪草盤根之岡土者今皆
爲熟地由霖雨時降山水激過衝突沙土革貫沈河年
復若是以致沈沙其浩浩若彼而沈因以淤澱也設無
堙城堰洗白爾奚獨乞彼也開司不知虞此直以水之
盈縮民之利害爲節而開閉之非知所先務矣要之沈
河既濬宜令開司嚴節開板謹杜開口絕塞沙源勿令
流沙上漫入沈後搬堰石放沙底凍又開口墮落扒去
淤沙不使少停開水並添伴沈當受清水以輸注南流

後開似繁濬遠實簡此源深流清而永益也不然以
益無窮之泥沙注新濬有限之流河數年之中余恐
濬有甚於今日矣提漕勸民使持有不勝其竭源之
謹記

重修沁河之記

沁河乃今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或因舊而加
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
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此其利無窮會通之源
也流之源汶也時霖雨作蒸沓萬壑溝瀆之間合注
之流洪濤洶湧泥沙涵奔徑入于沁此沁所以淤填也
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濟自隸口至石剝率鑄于班

...

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絕而涸也詢及其佐
得塚寨在聚所度自石刺至高兵橋南王家道口淺澁
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軍
兼質厥役公以令文王允塚寨朱良義奏差實因昔化
馳驟來督帥本監及二路大以口計者萬有二千濬自
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授良義以
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及為工計者四十萬
七百數良義字仁可燕山人兼明儒吏數且優閑監丞
開其源於濟少監滌其流於後地波滔滔永濟會通之
流使漕事無虞非公之忠誠為國遠慮與屬吏有司之
竭心又孰能與此豈立是功耶今以為國勞民實生道
存焉吾知公之愿將必達千百載遠大之勳故漸能本

於此耶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表議濟寧路州官商
承德充州判官王承事寧陽縣達魯花赤兀難歹以上
縣主簿登仕佐郎饒裕咸董厥役已乃倉議曰少監公
之功宜勲石以昭愆又述諸文於予義弗獲辭遂授筆
而紀其歲月公西京人畏吾民名口只兒字少文始由
提點壽武兼書奎章叅贊經筵檢校藝文靡非遴選至
正辛巳陞都水少監是年秋仍分監東平至則廣積儲
畜修公廨濬光寒水之利病靡不畢舉其才畧過人遠
矣是為記

改作東大明記

泗別於滋陽堯道之以支於奉符之壘城光引之西南
於任城會通河交之昔文不通光國初歲丁巳濟寧

壽將軍輔國請於嚴東开始於汶水之陰埋城之左作
一斗門竭汶水入泲至任城益泗漕以餉宿衛戍邊之
衆凡以既濟充間田汶由是右南入四漕之派至元二
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迺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
至頃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濟道江淮漕至東阿由
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濟下津御輸京師二十六年
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濟引汶維濟直屬漕御由是
江淮之漕浮汶泗徑達臨濟而商旅懋遷將官往來暨
閩粵交廣印楚川蜀航海諸裔凡貢篚之入莫不由是
而達因泲河古曰會通於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
直埋城西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高之貞又於
其東作雙虹橋門與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

水勢之盛也。故其水之入海也。今開制道請之。東前謂輔國。作平陽為西。開後改作城。高水不能入。獨東南。水波水盈。縮不常。故常以秋。舍役下夫。採薪積沙於工。開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泚。至春。金竭。於波。以入。霖澤時。至。屬其衝。突則堅。閉二開。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歲延枯。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為水。於壞水。退。亂石。相齧。墜沙。河床增高。自是水。歲歲為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清。東開。突入泚河。而河。雁其害。而泚亦為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真為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費。曰漢嘗。參作。與原山河。石棚常為漲水。所壞。時復請之。汶魯之大川。底沙深闊。若脩石堰。漲高。水平五尺。方可行。

水沙漲淤平與排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為害况河上
石材不勝用縱竭力作成漲濤懸注傾敗可待晉杜預
作沙堰於宛陽堦白水溉田闕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
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妄興石
堰終困其民墜阻漲水大為民害重脩堰城閘因自作
記勒其言于石至是果如其言若合符契閘壞岸崩碑
沉於水為土石所壅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元公來治會
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曰堰城沈文之交會通之喉襟
閘壞河塞上游要害後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
沈温公關為一大閘之議命濠寨宮保仲祥率張計從
庸度材用量事期以狀上中書即從其請明年二月命
工入山取石版灰以濠寨宮主守公董之市物於有司

以妻差千家如益之謀將以五月經始舉議以茲後實
大非朝夕可成暑雨方行必妨吾事盍以今歲備物未
春集事公曰霖雨天道豈可預必安能優游度日坐待
來年以已事誣後人乎但努力為之成否一定於天吾
意決矣適親為經營揆度畫圖指示命守公令校於衆
又舊址弊於屢作收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
四尺順水性也袤其南北為尺百廣其東西為尺八十
下於平地為尺二十有二上水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
為石基以承開闢之崇於地自基以上縮掘地之深
一尺兩壁直南北高斗皆長五尺其南張兩翼為馬
翅皆長四十五尺其北矩折以東西各附於其旁亦長
四十五尺不為兩翼飲其前陸張水也前巖基有岸及

水後黃浦也接遜基八之一壘石為岸外之出基七
五尺長為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闊其中之一為
入明三分深之一為金口廣尺深尺板十有三寸蓋
口之廣長亘明入金口兩端各盡其深上下以浮閉者
十二其一不動為開其大石為兩桌夾制其前卸始議
參用新舊石舊石皆濬小而新石少公以為石之長短
厚薄用各有宜苟在其則石亦盡用因為度材所費
差別其用無天寸之枉新遂以贏又皆大石自基至頭
凡十一壘舊一不用為石相疊比則以鐵沙壘其際必
膠合無間而後已故其結構之工如砌之密與鑽會通
諸間所未有凡用石大小以該計二千六十有奇自方
以及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號以萬計一十有六石灰

以計四十六萬三千五百以摺計二萬四千木夫小
以摺計一萬三百一十鐵剛柔以斤計三萬九百一十
五麻是諸物稱是糜錢一萬七千餘緡徒千人木石
之工二百八十人始事於五月七日畢後於九月十日
始又議濬沈河自埧城關南下一十八里有奇塞尤甚
濬皆深五尺闊十其深又倍之既得請以非時須後先
開役焉從宜也又若做壞埧之石以下汶河漲沙淤附
沈諸濬以濟汶水不及濬此至任城皆將源急務盡議
已竟而未他違者聞既成衆合辭請公願識其事于石
扁華于予辭曰汶為魯地自古多儒環是而列壤者皆
名郡鉅州寔衣冠英俊之淵故取而顧予是屬公曰今茲
人

目秋以枉大手筆之特書借重名以蓋美恐魯士六六
以是觀于也况予實曰擊其出乎姑為我識其實毋為
拒予因復之曰彼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為時備
之益為溉灌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憂有壅滯之
患水性非異今昔益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既嘗用之
碑其言以示來者其慮後也深矣不有茲後曷彰其
之實其言以驗碑仆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尚存豈天
惡馬公之言有以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獨受其害而
不蒙其利耶惟是後也雨暘時若漕運無愆天其或
悔惡於人俾意馬公之言乎既不獲辭遂為紀道以
末會通源委以見埋城閘水利喉襟且表出馬公之言
以為鑒又因以識興造年月脩閘之制度用物之會計

附焉公字仲彬唐古氏父字羅石字謙甫雲南行省左丞以老謝事家居年八十餘猶奉朝請云

重脩濟州任城東紳題名記 倉時中

至元二十年朝廷初以江淮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尚書李昇魯赤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安田開穿河渠導洗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通漕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艱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為石師者八各置守卒春秋觀水之漲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陽而利足以濟舟楫惟是任城開通昨師家庄袤六十里土壤疏惡霖潦灌注承乏感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事石抹奉議適可書簡易而新之陶土而甃採石於山其

用所湏不費於官不取於民率指授後夫為之不數月
厥功告成仍即其地之西偏脩飾廳事以為使者往來
休憩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姓氏俾刻諸石以
告後之來者

重修濟寧州會源師記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恢改作會源師記
年春二月具功狀遺其屬孟思徽至京師請文報石
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正
貢賦穿河梁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縣為濟州以臨水
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河以會其源覽圖以分其流
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埭于臨清地降九十天蓋
六以達于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紳十又

入于河北至秦符為牌一以節汝水東北至齊州為牌
一以節泗水而會源之牌制于其中歲益父政日弛弊
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為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
分沿東阿始脩復舊政誕布新令罷異橫之禁杜姦利
之門南踞北尊靡所寧慶明年冬以及期請代弗許行
視濟牌峻怒狠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剝炭不可持乃
伐石區望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工即功大改作焉明
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
宜導水東行竭其上下而竭其中以能衆材徹故關夷
物泓使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為基其下植巨粟如州
星直以長松實以白石崇視其地無有所辨瀕衛五十
六尺八分其地四為門使孫其南之三北之

一以融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衝二為門容折其三以
為兩壻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為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
以附于防三分門縱門于北之二以為門中夾樹石壘
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為門崇廉其外更為石
防以禦水之洶狀衝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築火
牙相入直以白麻固以石膠磨磨礮剉礮闌以勁鐵屋削
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樞如臥虹越六月十有三日
乙卯訖功大會群屬宴于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祝倪
四集酒舉樂作揮鍾決竭鹹權啓鑰水平舟行伐鼓譟
呼進退間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者雷動雲合日拜
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
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工百六千人木工十人金工

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村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其帶厚皆倍於舊舊是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三萬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千二百有五十視他縣二之視故州倍之其出于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關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無所碍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廣其陞脩其石之若他穿漏者築其壞之蹶惡者延袤數七百里防之外層為長隄以關暴漲而河以去流溢為石實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植矣其來馬蘭之實植之新河而

涇以銅其潰沙北白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絕者
通之鬱者漸之為江九十有八為梁五十有八而挽舟
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庄三帥之署
以嚴官守樹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馮之貞兵部
尚書李與曾赤中書斷事官忙遠祠三以迎休報勞凡
河之所經命歲水以舊澗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殍則
男女異廩之餓者為粥以食之死而歲飢而活者歲數
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也侯亦
勸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可得
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天清地寧群賢滿朝少監為公
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岳功無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
專也向使侯竟代去雖懷極忠甚智無能究於其職是

亦侯之遇也惟茲開地最要後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
為最盛故詳于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仲仁河南人辭

四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營涉齊
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帆夕檣
垂四十年孰慢而隳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
徵工發徒既滌既疏濟開攸基先鷄而興既星而休
觸胃炎曠疾者藥之死者構之奚有飢渴拊循勞徠
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逾績千成智固或遺
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薄大遠舳舻相銜罔敢後
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此自南顧眙嗟咨曰惟京
為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

四方之共于千萬里如出趾步聖維明承命官選
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
歲不數萬今以億慮誰公之明惟勇乃成維廉則忠
紋細之會有裁其神有苑其樹功在國家者在天下
永世是度